



于尘埃处



明开夜合 / 著

MING KAI YE HE
WORDS

我终其一生，
都在寻找一条路径走向你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
原来是你走向了我。

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OURISM PRESS

明开夜合

于 尘 埃 处

见了他，她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。但她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

——张爱玲

 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于尘埃处 / 明开夜合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
2017.10
ISBN 978-7-5570-1112-3

I. ①于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8841 号

出 版 人: 刘志松
总 策 划: 邹立勋
责任编辑: 梅哲坤
监 制: 康现梅
文字编辑: 册 子
内页设计: 刘 阳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)

邮编: 510180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(湖南省长沙市黄花工业园)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10 印张 327 千字

201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80 元

【版权所有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回首又见	/001
第二章	斗转星移，我在原处	/014
第三章	山穷水尽之兆	/038
第四章	往事并不如烟	/057
第五章	暗礁与潜流	/081
第六章	麓者，守山林吏	/098
第七章	风声与鹤唳	/113
第八章	罅隙与亲近	/137
第九章	首战告捷	/158
第十章	侧翼进攻	/175

第十一章	平地波澜	/190
第十二章	低入尘埃	/203
第十三章	烈酒往事	/229
第十四章	此情可待	/254
第十五章	从尘埃里开出花	/273

番外一	阳光和你都在	/280
番外二	毕业季	/299
番外三	风筝	/302
番外四	男子汉与小公主	/304
后记		/313



目录

CONTENTS

林阅连加了三天班，深夜才到家。

她进屋先闻到酒酿的香味，何珊穿着一件珊瑚绒的厚袍子，正在往餐桌上端汤圆：“赶紧进来，冻坏了吧？”

室内暖气很足，林阅总算活了过来。她脱掉外套，洗了个手，到餐桌旁坐下：“以后别等我了，早点睡吧。”

“没事儿，”何珊打了个呵欠，“我这几天失眠，反正睡不着。”

林阅看她一眼：“不要紧吧？给您买的按摩枕没用？”

“有用有用，”何珊在她对面坐下，揉了揉脖子，“你这段时间还要加班？”

“暂时不用了。”

“那正好，你三婶有个朋友的儿子最近有空，你这周六跟他见一面。”

汤勺碰着碗壁，发出清脆的一声，林阅舀一勺米酒喂进嘴里，含混说道：“哦。”

“你三婶说了，这回这个绝对靠谱，三十五岁，做审计工作的，虽说工资不高，但是工作稳定。身高也是按你的标准找的，一米七五以上，我看过照片了，长得还挺俊的。就有一点，离过一次婚，不过离得很干净，也没孩子。”

林阅只闷头吃汤圆，没说话。

何珊有点不满：“你倒是发表下意见啊！”

“没什么意见，看看再说吧。”

“这话你跟我说了多少年了？翻年就二十九了，你怎么一点不着急？”

林阅顿时没了胃口，一吸气，发现鼻子堵住了：“总不能随便将就啊！”

何珊一听这话就来气。当年林阅不听劝阻，非要读理科，三年读出十缸眼泪，总算考上江城大学计算机系，为的就是“好找男朋友”。她大学班上四十人，统共只有四个女生，结果另外三个都顺利结婚，唯独她，三十关头还没个着落。

“我看你压根就没有考虑终身大事的诚意，好的歹的，你这些年带回来几个？”

林阅心里烦躁，只埋头吃汤圆，不吭声。

何珊按捺着火气：“林阅我跟你讲，我是忠言逆耳，别太挑了，你条件也不是顶顶好的，还打算找个怎样的？吴彦祖那样的？即便你喜欢，也没这个本事啊！”

“我不是在相吗？上个月相的对象比您舞队的人数还多，还不够有诚意？”

何珊气笑了：“总之这个我看着挺靠谱，离过婚的男人有经验，对家庭更看重。你是初婚，虽说有点吃亏，可毕竟年纪也不小了是不是？”

林阅没吭声，心说：要真看重家庭，还离什么婚。

吃完汤圆，何珊收了碗筷，林阅去浴室洗漱，正刷着牙，何珊进来拿护手霜，忽然说：“你还记得冯蓉吗？”

林阅手一顿：“记得，怎么了？”

何珊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她儿子从国外回来了，刚刚找到工作，据说第一年就年薪三十多万，还不算提成。”

林阅正在漱口，陡然一个哆嗦，将水咽了下去，恶心坏了，一咳嗽，又一口呛住，好一阵子才缓过来。

何珊还在接着说：“你三婶去医院拿药，正好碰见冯蓉跟他儿子一起去做体检，冯蓉那神态，得意得，啧啧……”

林阅匆匆漱口：“妈，我去睡觉了。”

“我话还没说完呢！你周五陪我去逛街啊！”

林阅几步走向卧室，砰一下摔上门，呆立片刻，抬手将嘴角的牙膏沫抹去。刚才她咳得太狠，只觉肺叶都在发疼。

嗓子也疼，估计真的要感冒了。

一觉睡到中午，起来时林阅两个鼻孔都堵死了，喝了一剂板蓝根颗粒，无济于事。次日她回公司打卡，鼻子擤得通红，像个破风箱呼呼喘着粗气。

林阅刚打开电脑坐了一会儿，顶头上司单一峰通知开会。打开会议室门，便看见柴薇冲自己招手，林阅打了声招呼，到她身旁坐下。

柴薇跟林阅同岁，也是同年进公司，如今是工作室项目组的主美术。但两人的战友之道不仅限于工作，还在于这些年在“剩女”之路上齐头并进、高奏凯歌——然而上半年柴薇也撤下林阅订婚了。

“感冒了？”

林阅点头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年纪大了，熬不了夜。”

“要过年了，注意身体。”柴薇关照一句，又问她这周有什么安排。

“我得相亲。”

“还相？上回那个怎么样了？”

林阅摆手：“别提了，第一次见面他跟我约在公园门口，在公园遛了一个小时弯，午饭去了一家兰州拉面馆……”

“这么抠？”

“还没完，午饭是他付的账，回去后，直接在微信上问我要了一半的饭钱。”

柴薇震惊：“那你给了吗？”

“给了呀。”

柴薇笑得前仰后合：“这年头的男人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，长了张看一眼能省下三顿饭的脸，拿仨瓜俩枣的工资，一身肥肉、两袖清风，也好意思对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我看你还是早点放弃相亲这条路吧。”

林阅笑着说：“我要是不去，我妈能念叨一个月。”

“你那房子装修完了没？还是搬出来住的好，落得耳根清净。”

“年后就搬。”

买房是林阅今年干的唯一一桩大事。六月的时候她被何珊骂了一通，一气之下买了个小户型。

“我有时候觉得，你不是真心想结婚。”

“真心啊，要是能结，谁不想结呢？”

柴薇打量她一眼：“我也是恨嫁过来的，你跟我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我是怎么样？”

“你啊，把婚姻当成了从天而降的东西，态度十分消极，完全就是在守株待兔。”

“我有吗？”

柴薇点头：“公司联谊不去，相亲也要家里逼迫，自己从不主动出击——林阅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情伤，还没走出来？”

林阅笑了：“没这回事。”

“我觉得吧，你还是得自己从身边发展。虽说咱们公司策划全是人精，程序员全是‘死宅’，美术全是娘娘腔，但仔细找找，青年才俊还是有的，何必舍近求远……”

闲聊片刻，同事陆续赶来，单一峰最后一个进屋，到会议桌首席上坐下。

单一峰今年四十岁，从策划做起，如今是业内有名的游戏制作人。他这人极有市场眼光，五年前从上海总部空降江城，领着一个三流班底，花半年时间做出了一款低成本却极其火爆的手机游戏，彻底拯救了当时奄奄一息的工作室。

林阅很喜欢单一峰，除了佩服他的工作能力之外，还喜欢他开会不讲半句废话的简练作风，这对于一个重感冒病人而言尤其难得。

各组的主策划汇报完工作情况，单一峰逐一点评之后，停顿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：“有个好消息，《补天》的IP（版权）拿下来了。”

底下顿时哀号一片。

单一峰笑了：“至于吗？《补天》小说这么火，做出来稳赚不赔。谁有这个精力，出来牵个头？”

临近年关，大家本就忙得没时间喘气，是以安静数秒，竟无人出声。单一峰环视一周，最后目光落在林阅身上：“林阅，你来组织吧。”

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林阅叹了口气，应道：“好。”

散会后，柴薇揶揄道：“还真是个‘好消息’，单哥倚重你啊，这可是个大项目。”

林阅不说话，拿眼瞥她。

“别！我要筹备婚礼，你忍心把我也拖进加班的地狱吗？”

“你终身大事已定，不压榨你压榨谁。”说笑一阵，林阅摆手道，“我去找人了，大家都忙得要死，也不知道谁愿意来，我先去问问周波吧。”

“周波估计不行，他要调职了。”

林阅一愣：“调去哪儿？我怎么没听说？”

“昨天白天说的，你不在。他要去上海总部了，有个留美博士来接任。”

林阅心里咯噔一下：“你见过吗？”

“谁？哦，没见过，只听人事部的刘薇薇说是单哥亲自面试的，技术相当过硬。人也长得帅，还没结婚，人事部那帮如狼似虎的小姑娘都盯上了。”

天色阴沉，有些下雪的迹象，直到下班，林阅还在想着柴薇所说的话，心里似生了一团火，烧得她焦灼不安。

江城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就是烽火游戏，她昨天听何珊讲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呢——那人除了来烽火，还能去哪儿？

周五，黑云压境，北风刮得猛。

林阅开车到了大洋百货，找了好一阵子才找到停车位。逛了半个多小时，她在男装部给父亲林立明买了套新的保暖内衣。逛到女装区，何珊指了指一件浅咖色的开司米大衣：“这个挺适合你的，明天穿着去相亲吧？”

林阅缩了缩脖子：“冷，穿这个得冻死。”

何珊白了她一眼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这么不讲究，在室内能有多冷？”

林阅只好试了试，上身效果倒是不错。

何珊翻了翻价格牌：“打完折还挺划算，要不我送给你吧？”

“不用，我自己有钱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有钱？这是我当妈的一点心意。”

林阅无奈，随她去了。

何珊付完账之后，自己挑了件大红色的羽绒服——过了五十岁，她越发偏爱鲜艳的颜色。

冬天商场八点半就得打烊，何珊没尽兴，但也不得不走了。

出门才发现雪终于落下，纷纷扬扬，地上已积了一层白色。江城这几年降雪少，通常下一阵就停，这样大的雪，倒是少见。

“妈，您在路口等着，我把车开过来。”

林阅裹紧了身上的衣服，哆嗦着跑向停车场，谁知到停车场一看，自己的车被一辆福特野马别在了里面，两车紧紧挨着，驾驶座车门被彻底堵死。

林阅给何珊打了个电话，自己站在原处耐心等了十分钟，仍没见人过来。空气极冷，湿冷仿佛钻进了骨头缝里，雪一阵阵落在肩上、发上。她跺着脚，冻得受不了，正打算走，忽听这车“嘀”地响了一声。

谢天谢地，可算是来了。

林阅四下环顾去找车主，便见前方一个身形挺拔的男人，正一边打电话一边朝这边走来。

她心脏漏跳一拍，呼吸跟着一滞。

来人穿了件黑色羽绒服，裤管被风刮得紧贴腿肚，双腿挺拔修长。灯火之中，他眉目清绝，似出鞘之剑锋利雪亮。

寒风一时裹挟着雪花迎面扑来，像一只巨掌罩住了口鼻。

男人挂了电话，抬起头，朝着这边扫了一眼，忽然一顿。

四秒，还是五秒，便有一道清越的声音响起，带着几分迟疑：“林阅？”

林阅扯了扯嘴角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过了好半晌，自己的声音才艰难地从干涩的喉咙里挤出来，带了几分抑制不住的颤抖：“陈麓川。”

陈麓川几步走过来，朝她伸出手，笑道：“还真是你，好久不见。”

他一靠近，漫天的风雪都远了。

林阅顺了顺呼吸，到底还是跟着笑出来，将他的手轻轻一握：“好久不见。”

收回手，她忍不住捋了捋头发，指尖触到冰凉的雪水，这才意识到此刻自己满头白雪，想必十分狼狈。身上衣服也是胡乱穿的，由于重感冒，她早上起来迟了，赶着出门，只随意从柜子里拿了件羽绒服套上。出门时天暗没觉得，到了灯光底下她才发现，衣服是宝蓝色的，格外扎眼。如今这颜色衬着昏黄的路灯光，更显得难看。

她顿时生出一股挫败感，突然宁愿今天没有碰见陈麓川。

惊喜和沮丧立时搅成一锅粥，让她脑子有些不听使唤，像是发动机忘了上油，钝涩地转动着，陈麓川问一句她答一句。末了一回想，她死也想不起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。

兜里手机嗡嗡振动，林阅暗暗舒了口气，急忙伸手去掏，对陈麓川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”她简短说了两句，挂断电话，看了陈麓川一眼，咬了咬唇，指向自己被别在里面的车，“那个……”

陈麓川赶紧道歉：“下雪，车位不大好找。我妈在一医住院，例行去看看，估计着去不了多久，结果还是耽误你时间了，抱歉。”

“没事，”林阅捋了捋拂上脸颊的发丝，退后一步，让陈麓川上驾驶座，“冯阿姨生病了？”

“做了个小手术。”

陈麓川将路让出来，又跳下车，对林阅说：“留个电话吧，有空一起吃饭。”

他笑的时候微一扬眉，带出些洒脱不羁的意味。

林阅晕乎乎，报了自己的号码。

她上了车，第一下没打着火。等车子发动之后，她对着陈麓川说了句“再见”，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见，只横了心，抬头看着前方，目不斜视，一脚把油门踩下去。

手机骤然响起来，陈麓川收回目光，拉开车门上了驾驶座，接起电话：“真不来，我妈还在医院躺着，不合适。”

电话那端吵吵嚷嚷，耿浩然笑声里已带了几分醉意：“就来喝杯酒，好歹给

磊哥一个面子。”

陈麓川到包间的时候，耿浩然正搂着个小姑娘对唱《明天你要嫁给我》，望见陈麓川进来，立即跳过去往他肩膀上擂了一拳：“你这人也是大牌，三推四请的。”

“孙磊呢？”

耿浩然朝着包厢角落努了努嘴：“把人惹哭了，在哄呢。”

包间里只开了彩灯，乌烟瘴气，六七人凑拢了玩骰子，几个姑娘挨在一堆点歌，还有一对儿一对儿的，抱在一块儿乱啃乱摸。角落里，孙磊手里捏着纸巾，一脸局促。

耿浩然解释道：“那小姑娘毕业就跟在磊哥手下，暗恋他两年了。如今听说磊哥要结婚，晚上喝了三瓶啤酒，借着酒劲儿跟磊哥告白……”耿浩然倒了杯酒，兑上软饮递到陈麓川手边，“怪纯情的。”

陈麓川一推：“我还要开车回去。”

“大不了叫代驾呗，来都来了，不喝一杯说不过去吧？”

“改天陪你喝趴下都行，今天不喝了。”

耿浩然大学跟陈麓川同一个宿舍，知道这人极有原则，说一不二，便也不再勉强，伸手招了个小姑娘过来：“那让人陪你唱首歌吧。”

小姑娘看着还年轻，就是妆太浓，一排睫毛跟苍蝇腿儿似的。她挨着陈麓川坐下，白花花的大腿挤着他的黑色长裤，腻声问：“哥哥想唱什么歌？”

陈麓川不动声色地往旁让了让，但又不好彻底拂了人家的面子，手撑在沙发椅背上，看似虚虚搂住了姑娘的肩：“唱首你喜欢的吧。”

小姑娘拿眼瞥他：“哥哥长得好看啊，那我就给你唱个《哥哥你真帅》吧。”说罢扭着腰去点了歌，顶到最前，又回陈麓川身旁坐下，“哥哥哥哥哥哥你真帅，妹妹妹妹我想把你爱，哥哥哥哥哥哥你真坏，良心真心都已经不在……”

耿浩然差点一口酒喷出来。

这边正聊着天，孙磊过来了。

耿浩然跷腿坐在茶几上，仰头看他，笑道：“哄住了？”

孙磊挨着陈麓川坐下，扯了扯领子，端起酒喝了一大口，点了点头。

却听耿浩然说道：“现在的小姑娘，一个比一个难对付。我表哥前些日子才被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缠上了，不要钱不要名，就想跟他在一起，说是为了真爱。嘿，这年头真爱都快按斤批发了……”

陈麓川问：“那你表嫂知道吗？”

耿浩然嘿嘿一笑：“那当然不能让她知道。”

陈麓川笑了一声，却是没说什么。

孙磊转了话题，问陈麓川：“工作定了？”

“定了，烽火游戏。”

孙磊一愣：“咱们班好像还有个人也在烽火吧。”

耿浩然问：“谁？我怎么不知道！”

“我记得是个女生。”

“咱们大学班上统共就四个女生。”

“就那个……”孙磊仔细想了想，目光忽然定在耿浩然脸上，“最好看的，你以前还说要追的……”

五颜六色的灯光一时晃得人头晕目眩，小姑娘还在唱：“你的脸皮厚过拐弯的城墙，每次说谎的时候都那么在行……”

陈麓川静了一瞬，说出一个名字：“林阅。”

耿浩然一拍大腿：“她啊！你不说我都不记得还有这么个人了。原来她进了烽火，还不错啊！”

岂止是不错。陈麓川记得那时候在实验室上课，常看见林阅咬着唇请教旁边的男生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将哭却又未哭。大四组织保研，他无意间看到过她的成绩单，那成绩确实只算得上是勉强合格了。

小坐一阵，外面雪停了，陈麓川起身告辞。

孙磊提议：“你回国了咱们也没好好聚一聚，明儿周六，出来打台球？”

“明天我妈出院，晚上还有个饭局。”

耿浩然揶揄：“嗨，忙得跟大明星一样。”

孙磊说：“那行，有空再联系。当年咱们一班人，还在江城的也就这么几个了。”

陈麓川点头应下。

他周六晚上的饭局，是母亲冯蓉要求的。他刚回国冯蓉就念叨，说他父亲陈祖实有位丁姓朋友的女儿来江城找工作了，让他无论如何得抽出时间去见一面。陈麓川清楚冯蓉打的什么算盘，推了好几次。冯蓉拍胸脯保证：“我去北京见过丁露晞，小姑娘漂亮得很，特像那个什么杨幂。”

陈麓川自然不在乎长得像杨幂还是张幂，但架不住冯蓉三番五次软硬兼施，最后只好给人小姑娘打了个电话，定下时间地点。

林阅这番偶遇陈麓川，夜里一直心神不宁，做了一宿乱七八糟的梦，清晨醒来感冒好像更严重了，嗓子眼一咽口水就火辣辣地疼。她想要跟那位“三婶朋友的儿子”取消晚上的约会，结果又挨了何珊一顿骂，直说轻伤不下火线。

下午林阅出门，又被何珊拦下：“我的祖宗，你就打算穿这么一身出去？”

林阅低头望了望自己身上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这羽绒服衬得你的腰得有三尺八了吧？昨儿不是买了件大衣吗？穿那个去。”

林阅抽了抽鼻子：“外面下雪呢。”

“你开车过去，吃饭也在室内，冻不着。”何珊说着将大衣拿过来，剥下她身上的羽绒服换上，又往她背上贴了几片“暖宝宝”。林阅无奈，只得任她折腾。

吃饭地点离家倒是不远，但雪天路滑，又是周末，路上堵得一塌糊涂，开了五十分钟才到，比约定时间迟了十分钟。今天相亲的这人名叫徐堃，林阅推门进去，先给他发了条短信问座位号。

林阅顺着服务员指的方向过去，先没靠近，遥遥地看了一眼。

徐堃穿了件灰色的毛衣，羽绒外套搭在身后的椅背上，正在看菜单。他戴了副窄边眼镜，算不上帅，倒也周正斯文。林阅松了口气，心想三婶这回审美竟然难得靠谱了一回。

林阅走过去与他打招呼，先为自己的迟到道歉。

徐堃笑道：“没事，我也刚到。”

两人坐下，徐堃将菜单递给林阅，礼貌地说道：“拿不准你的口味，先没点菜。”

林阅翻了翻菜单：“你来这儿吃过吗？有没有什么推荐的？”

“香茅烤鱼和椰奶鸡汤味道不错。”

“那就这两样，”林阅将菜单递给他，“你再点两个吧。”她从包里拿出纸巾，捂住嘴咳嗽一阵，“不好意思，感冒了。”

“严重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点完菜，两人聊了聊各自的基本情况。林阅对徐堃第一印象不错，加之他说话彬彬有礼，言语之间并无不妥之处，交谈也称得上是融洽。

很快上了两道菜，两人边吃边聊。

徐堃问她：“听陶阿姨说，你在烽火工作，做什么的？编程？”

“游戏策划，编程开发是程序组的工作。”

“听起来很有意思。”

“还好，唯一的好处就是上班时间也能光明正大地玩游戏。”

徐堃笑了：“那你本科学的什么？”

“计算机。”

“工作不算对口啊，为什么不做编程？”

林阅笑了笑：“业务不精。”又问他，“你呢？”

她理科一直不灵光，高中时的那点水平已是极限，上了大学自然被各种编程语言折磨得生无可恋，虽然顺利毕了业，绩点却惨不忍睹。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毕业之后便彻底放弃了靠专业吃饭的念头。

“我是学会计的，江城师范毕业。”

“我们对门的学校，”林阅笑着说，“去过一次，贵校全是美女。”香茅烤鱼放了许多小米椒，林阅吃得鼻尖浮起一层汗。

徐堃将放在自己这侧的纸巾盒递到林阅手边，又唤了服务员过来给茶水续杯。

“‘全是’倒不至于，只不过女生基数比较大。”

服务员提着水壶走了过来，林阅将茶杯递给服务员，正要说话，不经意一抬头，气息骤然一顿——斜前方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正背对着她落座。

服务员倒完茶水离开了，林阅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跟前，然而不过聊了几句，目光又不自觉飘出去。

橙黄灯光下，陈麓川背对而坐，只留给她一道冷硬的背影。在他对面，坐着一个棕色长发的年轻女人。女人正支颐翻着菜单，两道细长的眉毛微蹙着，这神情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愉悦，却自有一种动人的明艳——到底是因为年轻，宜喜宜嗔。

剩下的半顿饭，林阅自然吃得心不在焉。所谓聊天，得一唱一和一问一答，若放着一人唱独角戏，气氛难免尴尬。徐堃虽找了许多话题，场面上还算对付，但到最后，本有的几分热情和耐心渐渐也被消磨殆尽了。

林阅觉得愧疚，吃完饭主动要求埋单，徐堃将她的手一拦，礼貌地说道：“我来。”

付完账，林阅跟在徐堃身后出去。路过陈麓川那桌时，她目不斜视，只当没看见。门外寒风料峭，林阅暗暗舒了口气，这才发觉自己手心心里满是汗水。

“你怎么回去？”

林阅回过神：“我开车来的，”她往左侧指了指，“车停在那边。”

徐堃点头：“我也停那儿，一块儿过去吧。”

到了停车场，徐堃停下脚步，看着林阅：“那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，要有时间，可以联系我。”

林阅自然知道徐堃这话的潜台词，是以为她没看上他。“暖宝宝”暖得她身上一阵阵发热，双颊却被寒风吹得冰冷，思绪也在冷与热之间胶着煎熬，短短数秒，数个念头闪过，到底理智占了上风。她想，凡事得留条退路，便笑了笑，问道：“你用微信吗？我今天感冒了，有点提不起精神，下周你如果有空，请你吃饭。”

徐堃有几分惊讶，静了数秒，掏出手机与她交换了微信账号。

两人道别之后，各自上了车。林阅让徐堃先走，看着他车子驶出去，打开车窗，探出头往后看去——那辆黑色的野马静静蛰伏于昏暗之中。

陈麓川见到丁露晞，才记起多年前曾在陈丁两家的饭局上见过她一次。那时丁露晞还是个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小女孩儿，扎俩马尾，白白胖胖的，一笑露出两个梨涡，见面不过三分钟就“川哥川哥”地叫上了。

十多年过去，如今的丁露晞完全变了一个样，要在大街上碰见，陈麓川绝对认不出来：身量苗条，化着淡妆，眉眼间一股浅淡倨傲之气，却并不让人厌恶，可能是因为太过年轻漂亮——世人对待一切漂亮事物都十分宽容。

如今丁露晞也不叫他“川哥”了，只碰头时不咸不淡地叫了声“陈先生”，之后便怏怏地不愿开口——这态度摆明了她来吃这顿饭也属于赶鸭子上架。陈麓川倒是松了口气，心想这结果当然最好。人小姑娘才二十二岁，“90后”，他大她六岁，这差距算不上夸张，但也够得上两个代沟了。

菜刚上齐，陈麓川忽觉身侧人影一晃，立即抬眼，便见一抹浅咖色身影翩然而去，那身形看着有几分眼熟。陈麓川看了数秒，收回目光，脑中闪过一个名字，不觉勾了勾嘴角，心道回国之后，竟是与这人最有缘分。

除了这小小的插曲之外，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，结束之后，陈麓川开车送丁露晞回去。等他到家时，已将近9点。

冯蓉正歪靠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听见开门的声音立即坐起来，目光热切：“怎么样？”

陈麓川弯腰换拖鞋：“没看上。”

“谁没看上谁？”

“她没看上我。”

冯蓉“咦”了一声：“不能吧，丁家小姑娘眼光这么高？”

“是您太高看我了。”

“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，咱们家条件也不差，哪一点攀不上她丁家？”

“八字都还没一撇的事儿，您想得太远了。”陈麓川赶紧转了话题。

然而冯蓉对陈麓川的终身大事丝毫不放松，她刚做了手术，成日闲在家里，便开始各方打听哪家还有未出嫁的姑娘，好从中拈出几个未来儿媳妇的人选。

陈麓川对此甚为头疼，坚持了几天，扛不住了，赶紧加快找房子的进度，赶在入职之前搬了出去。搬家后，陈麓川送冯蓉去医院做了复查。冯蓉伤口恢复得很好，心里高兴，便叫上家里保姆，去陈麓川的新居开伙。

所谓新居，就是租的一套两居室。房子地段不好，冯蓉一路看过去，连连摇头：“怎么选这么一个地方？附近连家大点儿的超市都没有。”

“能住就行。”

“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，等你爸从北京回来，咱们商量商量，给你买套房。”

“房子我自己挣，你们不用操心。”

冯蓉瞅他：“那你心里有没有个计划——什么时候买房？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陈麓川颇觉无奈：“等工作安定下来再说吧。”

“我倒不是催你，就是觉得可以先物色起来，先找个女朋友慢慢处……对了，你还记不记得你读小学的时候，住咱们楼上的林家？”

陈麓川本是似听非听，这时手一顿：“记得，怎么了？”

“林立明女儿，跟你一般大，二十八岁了，还没结婚。”话里分明含着几分轻蔑。

陈麓川说：“我不也二十八岁没结婚？”

“男人跟女人能一样吗？男人到三十五不结婚都算不得什么稀罕事，可一个女人……”冯蓉停顿了一会儿，“我从前就觉得林家那丫头古古怪怪的，看着秀气文静，可看你的时候那眼珠子滴溜儿的，不知道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。”

陈麓川笑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

“你别不信，三岁看大十岁看老，这丫头铁定没她表面上看着那么老实。”

陈麓川听见这话，心里闪过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，然而这时车已经到了小区门口，便没再细想。